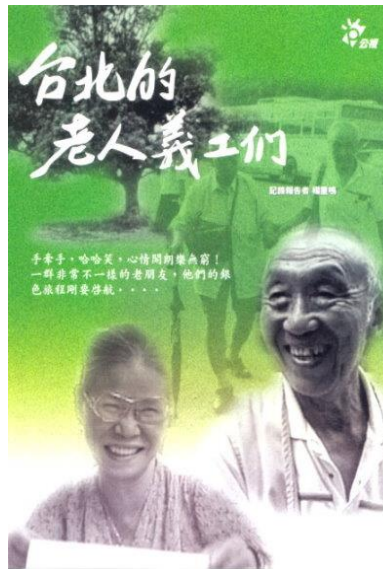


書與電影

社會框架下的高齡活動---「台北的老人義工們」觀後反思

林修民¹



「台北的老人義工們」是由全景映像工作室於 1996 年所拍攝的紀錄片。內容詳細記錄五位在台北市 60 歲以上的高齡者生活與他們的義工活動。片中除了記實五位高齡者（三位奶奶和兩位爺爺）的日常狀態與義工服務外，也與這五位長輩有深入的訪談，以了解他們從事義工的緣由、活動過程的心境、與適應狀況。

影片中讓我瞭解這些長者參與志工活動的原因可分為兩類：一為因人生歷程上的轉變而決定參與；另一則是過往經驗或習慣的延續。第一類中，63 歲的高玉女阿姨與 63 歲的許麗卿阿姨因為切身感受到喪偶後所受到的困境，因而決定參與志工活動，幫助更多人。而許阿姨更專注在老人訪視服務與諮詢平台上，以個人的經驗去輔導更多高齡者跟他們的家屬。而 66 歲的高秋霞女士則是因受到過往疾病所

¹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五年級學生

苦，所以投身於健身操的推廣上，甚至積極主動在台北的青年公園等幾個大公園做免費推廣，以期能將自身獲益的效果推廣出去。更讓我驚嘆的是，這位人稱「先生孃」的高女士甚至為了可以在健康操推廣上不受限制、更順利和跟著他做健康操的長輩用國語溝通，最後跑去註冊唸補校。而 76 歲的尹伯伯與 67 歲的阿塗伯則屬於第二種動機類型：尹伯伯因跟著政府遷移來台，抱持著同袍間應相互照顧的心情，於年輕時就相當熱衷於公益活動，影片拍攝當時一週從事四天的志工活動，可說是相當延續過往的習慣。阿塗伯則是因為年輕時喜歡游水，加以青少年時期親朋溺斃的經驗，讓他毅然決然於中年時投身於義務水上教練的志工服務，期望能將水上的安全知識傳播出去。

這個記錄片讓我對高齡志願服務有嶄新的認識之外，心裡同時也生起另一種疑惑。個人由於建築系畢業設計的原因，開始著手老人慾望的相關研究，期間發現：在台灣或華人社會裡，高齡者的慾望受到相當大的社會限制與錯誤的期待。每當看見電影與傳媒在報導高齡者的樂團或表演時，會發現相較於許多自發性的活動參與，這類的報導或電影通常都是「非老人」依照他們內心期待高齡者應有的樣子而設計的。在畫面中，高齡者就像動物一樣，被安排在適當的時刻做這些「非老人」設計好的事。不可否認有些長輩是樂在其中的，但所有人都是嗎？相當令人懷疑。尤其在台灣，這類的活動通常只在意「溫度」，而不在意「專業」，所以呈現的結果往往並不會是一個好的表演，而是一個大家好像自得其樂的狀態，底下的觀眾也抱持著應該鼓勵台上長者的態度，即使不滿意表演也仍然拍手。整個活動就像為了滿足設計者腦中「高齡者應該有的樣子」在進行。

我在開始到社區實地訪談後，發現了一個長照設計裡慣性的問題：我們太習慣於將高齡者歸類為一個群體，試圖找出這個群體的需求與慾望；但老年其實是年輕的延伸，一個長者以前的想法與習慣，在因老化而對環境的適應力下降後，這些想法與習慣成了他生活的主要依據。在這樣的情況下，每個老人的個體性相較於年輕人更大了許多，那麼，我們又怎麼能試圖將這些長輩的需求與慾望簡化歸類成某些共通的幾種呢？另外，相較於年輕人，老年人能夠去自我實踐的管道少了許多。現行的老人活動設計裡，常侷限於唱歌、跳舞、教學等，但這是某些高齡者的興趣與

喜好，卻不見得適用於所有高齡者。當只提供某幾種選擇，卻強迫所有人都必須參與（如果不參與的話，還常被認為是固執、不夠社會化），就形成了某種近似於霸凌的行為與新的壓力。

我認為「台北的老人義工們」這部記錄片在諸多高齡者相關影片裡值得被討論的原因在於：片中的受訪者都有「自願做這件事」的共通性。可以判斷他們自願與否的理由之一是-----因為他們做這些服務短則 5 年、長則 15 年，再者，樣本數少而且地域分散，所以很可以確定這樣的參與是基於個體性的表達。更甚我們可以發現：受訪者自願成為義工的原因，通常都與他們過往的經歷有關，也就是個人固有習慣與興趣影響了他們自發性活動的選擇。像尹伯伯以前就有做義工的經驗與習慣；而高阿姨除了因為喪偶的關係外，本身個性即喜歡與人接近、不喜待在家。這些例子都顯示，在高齡者的活動裡，其自發性與本身興趣指向都是活動的基礎。同樣地，我們反向思考義工活動的參與就可以理解：在常態的情況下並不會有原本不喜歡社交的高齡者（請注意，這裡指的不喜歡並不是「想要卻害怕」）突然願意當志工的情況。因此，在高齡活動的參與裡，我們應對參與者本身興趣與自發性有更多的討論。

因為這部影片，我回頭重新反思老年時期「社會參與」這件事，我認為：在高齡化的各項設計裡應該更重視「多元性」，如何提供多樣的活動參與管道，以符合高齡者不同興趣的滿足才是重點。藉由片中深入與高齡者討論以及追蹤他們在活動時的狀況，有助於我們了解高齡者參與活動的背後原因，尤其像是高阿姨與許阿姨於喪偶後開始加入志願服務的行列，而高阿姨甚至因孩子搬家而需到新的志工單位服務並重新適應，這些更讓我們明白在高齡活動的設計裡，應該要同時接納長者正面與負面的情緒，以及留意活動的參與如何去轉化負面的情緒。高齡者擔任義工的意義並不在於「義工」兩字聽起來輕鬆、又可以創造讓高齡者回到社會的表象，也不需因為要營造這樣的社會表象而強迫高齡者參與。高齡者活動的重要性，在於提供了不同的「選擇」給高齡者參考，使他們的晚年生活能有更多元的發展，並且有更正當的管道去抒發及面對自己內心的需求。